



莊子註疏

十三之十四

十一

服部文庫
イ 17
2074
4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音義云以義各篇

郭象注

積謂滯積不通

口義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之更分曉此段大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耳六通四辟猶言東南西北上下無所障尋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六通謂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居魄亦及謂四方也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

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

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

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窮道合於天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化道也而運智救時亦無滯蓄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老子孔子之類也

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法立教舟航有識極齊無

窮道合於天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化道也

而運智救時亦無滯蓄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

傷於 疏 六通謂四方上下一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復也

靜也 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

任物自動故曰自為 昧然無不靜者矣 善之乃靜則

無不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有時而動也

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

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為善美而有情於為靜者斯則

有時而 萬物無足以僥心者故靜也 斯乃自 疏 奴休二

動矣 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回塵而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

無喧撓非由欽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

大匠取法焉 疏 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

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

邪柱可為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

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言之也 水靜猶明

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

其具而任其自為 疏 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

故所照無不洞明 夫無情之水同自論邪水靜猶明

燭鬚眉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

精微鏡萬物之玄願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

乃孝及又交及
一音而小又

欽或作激

玄願者難顯台端處也
二字共深遠心

口義云平定也至極也言
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
極至之重也休止也言
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
也亦猶自止於至善也
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
祥止也但此下又言虛
則實實者倫矣究得文
情神虛則實即禪家所
謂真空而後天有也理
也冥理之中自有條理便
是渾然之中有繫統者
上句說了虛則矣下句又

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
無不密固其宜故曰動則得
兵任事者責言各任其
事而盡其責是無密為而
無不為也

口義云俞愈安樂之貌
憂患不能慮言不以憂
患也外有陷入之意憂患
不能入使是仁者少憂年
壽長又便是靜者壽也四
句以虛靜無為守相生成
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
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
之以萬物之本者初也言
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
處二即南卿之君也處下
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
聖人之往無聖人之位也
退居而閑居者隱者也進
而觀世用於時者也觀此
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
何嘗不以動靜為一
語江南本又曰我作卿六

天為也

閑游或作閒音閑

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 所以動 疏 理當靜寂寂而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無為也則群才萬 品各任其事而自賞

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 疏 任事且也言臣下各有 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

智安靜無為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則主上 無為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 無為則

俞俞俞者憂患不能慮年壽長矣 俞俞然縱容 自得之貌 疏 俞

縱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為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 為自得憂患不能慮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 疏 此

句萬物根原故重 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 舉前結成其美也 疏 此

面舜之為臣也 夫揖讓之義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 堯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南面

北面而平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至一焉 上之四句

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為之至也 有其道為天下 疏 用

無為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 用此處淡而居 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 夫有其德而無其爵者所謂玄

聖素王自貴者也 以此退居而閑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即老君尼父是也

疏 退居謂晦迹隱處也 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翫山水 從容閑樂是以天下無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

也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次也故

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夫無為之體大矣天 下何所不無為哉故太上不為家宰任則伊呂靜而司

口義云靜則為聖動則為至即是曰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与之爭美明白者言雖然如此也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故曰天和人者也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其自然少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謂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又曰人系天系誠舞舜越其筆也入抵如此

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為彼我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除無為而除尊進為謂顯迹出仕也夫妙休無為而同塵降迹者也疏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聖朝着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天下大同車靜而聖動而王書共軌畫善盡美其唯伊望之倫乎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所尊奉疏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為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樸素而天下莫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能與之爭美 夫美配天者疏夫明淳樸素質無為虛靜唯樸素也者實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

與天和人者

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夫靈府明靜神照素白而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疏德合於一儀者固可以宗

匠蒼生根本萬有真合也自然之道與天和人者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相親也

夫順天所以應天也

故天和至而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

人和盡也疏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和也

謂之人樂與天和人者謂之天樂

天樂適則疏俯同塵俗且適入世之入樂足矣疏權衡合自然方欣天道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

也疏變而相離故曰整自

口義云此章之數句與天宗涉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二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爲自言可見伴伴實豈可把伴實語者

疏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為師再林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焉毒生豎假以整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裁而非義也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長於上古而

長丁亥及章未同

口義云天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万物而化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人門只曰不惡天不心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累兩句愈自精神出鬼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

鬼神也 現在半也

口義云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重靜之理而行於天地万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順天下也

吾言矣

不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滅不生復有

何天何壽也郭注曰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者

壽者期之遠耳為之妙耳皆自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

余故無所稱巧儀以生化為巧萬物以自然為用生

化既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準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為之妙耳 此

之謂天樂志樂而樂足 疏所在任適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即知生死無生

也濕萬物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疏 效本原矣

其寂泊應迹同世故知天樂者無天恐無人非無物累

無鬼責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恐行順於世故無人恐我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 疏天地也結動

也無心一也 疏靜無心之義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常無心故王

病疏境智冥合謂之為一物不能撓謂之為定 疏為定

常寂故魂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責有何懼崇動而

不疲勞一心定而萬物服疏 靜心凝寂者類死皮而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

心通矣通則疏 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

服不通則疏 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

物變轉而未嘗不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

適故謂之天樂也之心

口義云天地道往無爲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爲與有爲對說以無爲爲君之道以有爲爲臣之道下與上同作則不臣者言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爲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守在者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捉便說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爲臣當有爲而前章又曰明此以比面舜之爲臣也又曰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爲至言其說自

所以畜天下者奚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疏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享壽群

品也品也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主而

也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爲感德如此堯之爲君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閒有爲也則爲天

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

餘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疏爲智照實曠御用匡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

爲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爲君所用匪懈故古之人

在公猶愁不足是知無爲有事勞逸殊塗

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

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

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

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各能刻木而工能用各

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

矣臣乘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無爲者君德也有

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疏爲者臣道也若上

下無爲則臣備君德上下有爲則君監臣道君監臣道

則非主矣臣督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

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爲之言不可不上必無爲

察無爲君也古人貴之郭注此父其有辭理

口義曰落天地言靈絡也落與絡同彫万物者言其巧也万物自生非天生之万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

論說說音檢

外音音緣音通

而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

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牽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

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疏夫處上為

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疏君必須無為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親事有為稱

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期乃百主不易之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疏謂三皇五

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一儀而垂拱無事雖萬物不自為委之臣下知者為謀故不自慮也疏雖萬物不自

悅也疏宏弁如流彫飾萬物而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辨而後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群才失其任而主

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

無為則用下下之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無為則自用也疏不與焉夫何為焉哉玄默而已故

老經云是謂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

用入之力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帝王無為

而天下功成功自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叙以施

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日月明晦雲雷風

故道天大地大王者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

口義帝手一成与天地同也

莊子外篇天道三

七

域中乾坤也

口義云乘天地者備具六龍以御天也馳万物者復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爲

本來相須
李李云本大道未入道也

口義云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而以有爲爲末

口義云君道無爲也詳要在君道有爲也感武在君道有爲也感武文在之輔則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自罰一未也

四民
六展于商蠲寡孤獨也

五刑者
一劓
二墨
三劓
四宮
五大辟

口義云度數等差也刑名各物也其類例也詳織悉也

口義云禮法度數一旌皆非札系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即其其易也蓋感之意也數句甚乎

用而蔭覆不測故莫神於天囊括川原包澤垂濇運載無窮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臨一人惣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同乎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之無爲也疏 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爲

人群之道也疏 達履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循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

用入群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疏 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根本行

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葉行於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疏 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述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爲而奉上簡要故無爲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疏 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

之世則復武修文速德下義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疏 賞者軒冕榮花故利也罰者誅殘戮

辱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墨三劓四宮五大辟也夫道喪德衰將僞曰甚故設刑辟以被黎元既屬理

本適爲數 札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疏 札法者五未也 札之法也

數者計筭度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較當詳者定密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邦淳古故爲治末也

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疏 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米鳥獸

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上調陰

漢水寒間凌上郊衛

一明也母喪
喪次差也

曰義云生精神之運心
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
由內心以生非由外緣我
也

曰義云未學古人有之而
非所以先此二句尤好看
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其
刑札樂

曰義云因下而一先字字
一從字又該許多譬喻
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
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
聖人取而取法之故曰尊
行也聖人取像尊天
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
化生也詩言敬亦作止
是也萌芽也區已別
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
也

區、曲俱反

卷之三

陽下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
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鐘鼓者也自三代
以下澆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奔雲部之雅韻遂使羽
毛文采盛飾容儀既非戚
池之本適是漢水之末
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疏經者實也縗推也上曰縗下曰裳在首在腰二俱有
經隆殺者言札有斬縗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哭
泣衣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
儀非情發於哀故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

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
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
不振而疏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
自舉也疏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智學
性而動然後從於五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事即非於矯者也

所以先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
者本也疏中古有之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
君先

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

女從夫先而婦從疏夫尊卑先後
天地之行也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
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疏天

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
尊卑况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視

四叙之自然故能篤君臣
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疏
天尊地卑不刊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次叙懸乎舉此二

條足明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
起或伏生於死於旗萬

口義云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也盛者非一時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豈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口義云分守職守也形各名稱也刑字形同曰任是曰其所職而大任之也

口義云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委之矣
江云原省所景受原除省廢也

種色類不同而萌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疏夫春復盛北區分各有形狀

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闕指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

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二儀生者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况人倫之道乎宗廟尚親朝

廷尚尊知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疏宗廟尚親朝

事重必擗昭穆以嫡相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卿黨以年齒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

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豈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

終非道語既失其序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叙不堪云泥物也

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也疏何取道而行理之邪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

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疏此重開大道

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次之物得其道而疏先德後仁先仁後和理自適也仁義已明而分

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分

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疏形身也各守其名各當其形也疏分不相傾奪次

勸修身致其名譽也形名已明而自任次之復改疏疏雖復勸令修

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自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各不可矯性偽情以要冷聞也

懲去乾天過失也

口義云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徒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為始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會作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乎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愚智處宜言當其在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覆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小人各有所處也

口義云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假其天言事事與之有久而無容其心皆服必自然而已此太平之

口義云書古書也古書之中與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未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

自任則罪疏原者怨免省者除廢雖復曰任其本性而責除也不無其慙過故沮布之當澤省免其辜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疏雖復赦過省罪而人心漸薄次

須示其是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也夫至治之道本

在於天而是非既明賤否斯見故賞罰已明而愚知

未極於斯疏賞善罰惡以勸懲元也賞罰已明而愚知

處官貴賤履位官各當疏用此賞罰以次前敘而為治

且才之高下貴賤仁賢不肖董精各自行其疏仁賢智

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必分其

愚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己入於夸炫物也必由其名

能無相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必由其名

易業疏才用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名當其實故由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

名而實不濫也當名則名過其實今明各實相稱故

云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疏用

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為臣事上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為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疏至默無為委之群下塞聰閉

至治之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

焚燒今檢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亦無的據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疏夫為治之

活隆而已世有澆淳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驟而

變可舉可言苟其不突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語形名不知其本也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叙數語形名以為治術而未休

九變以自然為宗但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疏速論賞罰

識其末不知其本也以此馭時唯見枝條未識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

根本始猶本也互其名也

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疏逆道也不識治方不知本

可為物所治豈能治物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

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奔賞罰也可用於天下不足

口義云倒置也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信譽差錯但說得表雜亦一曲一偏也

近音悟司馬云橫也說者音稅又如字

口義云上以畜下則是君道下以事上則是臣道此倒也詳回也

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用於天下也斯乃

苟飾花辭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識道

方悟於大道者也札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

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群才疏重疊前語

但寄群才而不親豫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

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昔者舜

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為帝王之法若為用

心以合堯曰吾不教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疏教侮慢也無告

大道也堯告示也堯告示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慤勸教誨不教慢弃舍也故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教

江南本教五報及無告上出學下目告下告上目告

亦有作教字不廢窮民恒加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

者今不用也息也疏每加拯恤此心不昏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疏

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稱

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愍善嘉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已疏

已止也總結以前用

谷舜問我之用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疏

用心為治美則美矣

其道狹者未定於天

堯曰然則何如疏

堯既被譏曰茲請益治道之大

其術

舜曰天德而出寧

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疏

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

心恒

日日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兩施矣

始政及

此皆不為

疏 經常也夫日月感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而自然也

四叙運行晝夜昏明雲行兩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

堯曰膠膠擾擾

指堯自言也

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交乘和也而交乘也

口義云田寧者言出農物万国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晝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

乎

自謙 疏 膠膠擾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

子天之合

也我人之合也疏

堯自謙先推讓於舜故言子天之感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夫堯

舜一君德無優劣故事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疏

自此已下

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而黃帝堯舜

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群品域中四大皆此當一焉故引古證今歎美其德

之所共美也疏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項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為其美也

故古之

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疏

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蓋無心順物

德合二儀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而巳矣

而巳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長安也

藏史有老聃者

兌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

曰焉疏

曰義云西至周而欲觀其藏之也

江云司馬云藏其所着書也

司馬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與也史藏府之史也

古之則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其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一為俱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抑此又言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江云緒數表及徐又音
盤又音煩司馬音煩寤也
十二經說者有易上下
并十翼為十二又一春
秋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
公也

口義云番多復言也
中其說者言方及平而
老子以為太繁太縷言
大汗漫也
六緯八六經末有云云

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親周德已表不可

臣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為當來君

王為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

聃為周微歲史猶今之秘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室衰蕩

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于路奇
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且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

聃而老聃不許疏
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
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緒十一經以說疏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
易道此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為

十二經也委曲敷
演故緒覆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疏
其

說者許其有理也太謾者嫌
其繁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疏
經有
乃得繁盈切要而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疏
問此
論莫先仁義也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

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疏
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天
然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各

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
是人之真性又將何為是疑之也邪
老聃曰請問何謂

仁義疏
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
今之重問請解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

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
疏愷樂也
也故寄孔老以正也
忠誠之

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
無私允洽人情可為世教也
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

愛不亦迂乎
夫至仁者無
噫不平之聲也迂曲也後
歎以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

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世

口義云物愷者與物為柔
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
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
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
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
也
噫八於其又
幾乎八司馬本作頃音
長也
口義云幾有無私各胸
中使有私字謂之無
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
私乃私也

江云叙各不味未也粟
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
棄薄不仁之甚也
生熟司馬云生膾也一
云生熟謂好惡也
聚八虛取又
粟帛五穀之皮之心

積ハ子變孝子賜又
歛ハ力檢又
口義云生熟一無崖
言其積善有餘也生
熟者生物熟物在目
前者用不盡也猶且
敗積不已故曰積叙
無崖老子漠然不亦
是以不谷卷之也刺
者譏也卻退也向有
所譏今其心盡退然
無有謂既見之後忽
然有覺也

其上也
巧善教及又如字
脫徒活又

曰義云我既無心呼馬
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
象人手之々而弗受再
受其於此一句最純粹
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
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
罪過也即是驅過作非
又翻出此語服行也
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
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
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即
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
却如此下四服字皆
是奇筆處

有餘殘蔬菜糠其
穢惡故發此譏也
粟糠之者不仁
無近息
疏 妹猶味也聞
故曰弄 味之徒應須

誘進弃而不教
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至足故
疏 生謂粟帛熟
謂飲食充足

之外不復聚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籍且大聖寬弘
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為非細碎之間格量真聖
可謂以螺酌海
而積飲無崖
萬物歸懷來者受
疏 既有
焉測深深也
之不立界畔也
聖德

為物所歸故併給聚歛略無涯
時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言默意

疏 塵垢之言豈曾入耳
士成綺明白復見曰昔者吾有
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自怪刺譏之心
疏 御空
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方覺已非所
以引過責躬深懷慙悚心正空矣不識何邪
老子曰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駿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
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
諱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殘故能不憂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駿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
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
諱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殘故故能不憂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駿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
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
諱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殘故故能不憂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駿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
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
諱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殘故故能不憂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駿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
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
諱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殘故故能不憂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且義云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逐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岸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穴視之狀

雖許規及規貌也取况于反帳自自肝又匹竟衣祿也又与會小人喜息也

只義云闕然口法之狀江云類類上息黨及下去軌又本之作頭如字司馬本作題論人恬友曰義云然然然固之狀馬性欲馳而繫於二面自有奇意之意即坐馳之意也

若好周明察而又精審密不勝者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識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心大直不脩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江云竊焉母之人不聞知札樂之正縱有三語偶會其詞皆是竊盜可得其道何足語哉司馬云言遠方皆有是人

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之則不能恒言我樂性任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服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其有作豈曰無為

士成綺行避影履行逐進而問修身若何疏成綺自

身心慙愧於是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仍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曰而容崖然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而

目衝然疏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而頽頽然發義

之類頽頽高兀顯露花美而口闕然疏郭注云頽

貌疏持此容儀矜放於物而口闕然疏郭注云頽

謂志性強梁言語雄猛而恭義然疏義宜也

非典札而修飾容似駑馬而止也志在

狀自然合宜也如逸馬被繫動而持不能自

也機趣捨疏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察而審非也

不能虛遣違順兩忘而明察是非域心審定知巧而觀於泰泰者多於本性

於抱朴疏泰者多也不能忘巧志知規無為之凡以為

不信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疏信實也言此十事

真實之德也邊境有人焉其各為竊亦如汝所行疏竊賊也

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蕃清盡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猥亦然舉

動聯肝膈如此賊也夫子曰夫道於天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莊周

君故呼為夫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

量秋草雖小待之成休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大故知

備在萬物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濶乎其不可測也既大無不

孰能定之夫形德仁義者精神未迹耳非所以迹也故

夫至人有世亦大乎而不定以為之累惠其大也

夫至人有世亦大乎而不定以為之累惠其大也

康乙柄司馬威催也
李五倫及一本作棟

口義云不為利也言不計利害也究極萬物實莫之理故毛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方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

圖國地也圖也

曰義云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所先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守不與直往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志性安靜審委

不與情財利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捨物之真能守其本直往也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雖復

退仁義進道賓禮樂以情性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淡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者

書者文字也世俗之人識見浮淺或託語以通心或曰

書以表意持許往來以為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口義云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于名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有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言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言自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

義云多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不可忘也哉情實也果斷也以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所謂知者必不立而有者必非知者也余作之入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非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疏所以致書貴也

宣語貴表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疏隨

於意也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而世曰貴言傳書世雖

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但在疏夫

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未世之人心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未理故雖貴之我猶不足貴者為言書糟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

恒在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

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

在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疏夫目之所見

之所聽唯存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書道情實豈知玄極視所莫能思感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

忘言遺書者也此絕學去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襲俗愚迷

哉知之意也疏豈能識悟唯當守者方躡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疏桓公齊桓公也

人名也斲雕斲也釋放也齊君翫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實疑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而公曰聖人言也疏所謂憲章文此

者略顯忘言之致也祖述堯舜是聖人之曰聖人在乎疏又問聖人公曰已死矣疏答曰聖

則知如字下句或音智

口義云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

江云司馬云魄昔夏及司
馬云爛食日魄本文作
粕音同詩煖云粕已漉
糜糟也或音白又謂魂
魄也
醕耐粹精不澆酒也
厚醕也

口義云其滑也其澁也徐
買也疾也也寬則其滑
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
難入要得本質不緊自
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
說不出魚父之於子亦
不可傳書載古人之
言且其父不存則其不
可傳者何從得之糟枲
之餽豈知酒味哉道
而獻人莫不以獻諸其
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
傳於其子亦此意也

口義云大凡著書所載所
言必非一事此書載來
覆去只說一ヶ自然之
理而撰出許多說證
出愈奇別無第二題
目若如此者愈自非
子不可及也燒佛書
者亦然

厥教尚在焉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夫酒

糟漬糟曰粕夫醇耐比乎道德糟澆曰

粕方之仁義已陳芻狗曾何足云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貴賤札隔不可輕

議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言庸委之夫輒敢

辜其如無辭必獲死罪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

徐則其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

心曰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其緩也苦也數術也夫斲

曰不能言也况之理輪失所則牢固若使傳宜則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

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受其教

是以行年至老不免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不可做斲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

糟粕已矣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

時變化而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

後至焉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自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音義云以義名篇
天運司馬作天負

郭家注

天其運乎不運而 地其處乎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

不處而疏 地稟陰氣濁沈在下日月其爭於所乎

自代疏 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孰主張是孰

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為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也孰

維經是皆自 疏山岳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

故得如斯此孰 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

則各自有事然則

江云運亦雅云運從也
廣雅云轉也

口義云此數行句句精絕
五兮乎字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云行一日一周天之
自運乎地有四遊上下

豈一而處乎自往月來
却喚你爭其所言如人相
迫奪也此三字誰下得
四時 春夏秋冬

八節 立春春分立夏
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
至也

口義云主張維經是着
力之意

推人 如字一音吐固又司
馬本作誰

無事而推行是者 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 誰乎哉各自行耳 疏 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筭而行 乎之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 意者其 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尔耳無物使之然也

有機織而不得已邪 疏 機閑也織閉也玄冬未終夜宵 暗昧以意抑度謂有主司閑閉

事不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者皆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尔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

自止邪 疏 自尔故不 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 明六合俱照氣叙運轉致茲生育

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圓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二者 天運行其義亦尔也

能相為各 疏 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 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筆故知二者不能 自尔也

孰隆施是疏 隆興也施廢也言誰興雲雨而共 孰居 注滂沱誰廢其澤而致茲九阜也

無事滿樂而勸是疏 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滿 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

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嚶吸是孰居無事而披 拂是疏 彷徨迴轉之貌也嚶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

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 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裡或嚶吸而在山中拂披 外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敢

問何故 設問明所以 疏 此句總問以前 巫咸招曰來吾 自尔之故 疏 有向意故也

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 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尔也自尔

則無所辨問其故 疏 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招名也 也但當順之 六極謂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

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 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其足何

緘古咸司馬本作咸 云引也 曰義云稅得已運轉不 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

曰義云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所以為雲為雨 但不知雲為雨乎雨 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 奇特隆旋隆起也旋止 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 止決為之也滂沱滿放 也乘戲劇也勸助也言何 人為放意尔之事而助成 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 此事起北方循順天形 而言之天俯於地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

口義云彷徨往來之旨 上不言下文涉也披拂搖 蕩也

口義云卷問不言人名又 是白下ケ筆去六極六氣 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 也 招入赤誦及郭音條又音 條又音細和寄名也

口義云卷問不言人名又 是白下ケ筆去六極六氣 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 也

口義云卷問不言人名又 是白下ケ筆去六極六氣 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 也

口義云卷問不言人名又 是白下ケ筆去六極六氣 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 也

為措意於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

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無為自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生也

曰我云上皇三皇向大也故曰此謂也

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 **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順其自 **疏** 道又齊三景照臨下土 **商太宰蕩問** 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

仁於莊子 宋羨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 **莊**

子曰虎狼仁也 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 **曰何**

曰我曰虎狼為仁使子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斥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虎狼不

曰我云至仁無親而不自知乃仁之至也

謂也 太宰未達深情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重問有何意謂

曰請問至仁 虎狼親愛厥義未此乃真仁何勞再問 **疏** 弘故請至仁度聞

深 **莊子曰至仁無親** 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夫人之一

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異分於天下 **疏** 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與太虛而同體混萬物而為一何親疎之可論乎**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疎也**

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 **莊子曰不然夫至**

淺惑莊生謂為其頭坳義列下文 **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 **莊子曰不然夫至**

五親八高曾祖稱已六族父方二人母方三人

蕩一本依蕩太宰字也

口義云孝不足者盡仁之至則孝未待言也至過於孝若太宰所謂乃是不足孝之言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既盡仁則過之矣過孝人透過孝之名則可謂至孝也

口義云真山在比自比而南行至於鄂則望北皆不實矣此是去之已遠非及也本開小小辭喻以難過孝不及孝孝意亦自奇特故孝猶有迹也爰則相忘矣自此以下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指要一節高一節此各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即人以并交楚都也在江陵北

心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 至仁者忘義志

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敬迹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

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孝焉

疏 尚蕩之問近帶

域中莊生之答遠超方外故知親愛之首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矣

夫南行者至

於鄂北面而不見真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真山在乎北極而南

行以視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鄂

疏 鄂地居南

雖見而愈遠真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真山在北故鄂注云真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視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鄂雖見而愈遠真山仁孝

雖彰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疏 夫敬在形

迹愛寧本心心由天性故

以愛孝易以忘親難疏

夫愛孝難疏

難迹關人情故易也

難猶滯於中未若忘親詹然無忘既勝愛有優有劣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

忘親易使親忘

我難疏

夫騰蛟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志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難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

疏 夫兼忘天下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脫礙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

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巧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

忘我父母常令學子不念父母也

口義云遺棄也茂規之意後規非舜不足以為

口義云沃及万世不足以為仁又豈以仁者自誇哉哉太息西 處莫自誇也

口義云此八者世人以為美德其相初勉以自若而已故曰自勉

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財我之至

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備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項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遺之又遺玄之又玄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也 若保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 遺忘奔也言堯舜二君威德深遠而又利澤施萬世志其德任物不為斯解天下兼忘難

天下莫知也 常適 疏 有利益思澤惠潤群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夫孝悌仁

猶嗟歎也夫威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而不 夫孝悌仁

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陳迹乎 夫孝悌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復其德者也不足多也疏 慎

七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偽情 故曰至貴國

勉強勵力捨己効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 故曰至貴國

爵并焉 井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 疏 井者除弃

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忘 之况爵祿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

除天下之 疏 至富者知足足者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 足而已故

財者也 疏 縱令傾國資財亦弃而不用故老經云知 足者也富

斯之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 夫至

其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 是以道不渝 夫至

混是非故今聞聲名視之如涕唾也 取實 疏 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

故也 疏 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北門成問於

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疏 姓北名成黃帝

臣也欲明至樂

口義云不前不後即所謂常也然也八者者為以自後而我常無為也

上卷云此段把來糝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醒繼而忘終而感言我聞此亦如此三變

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
咸和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吾始

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疏怠退息也卒終也復重也惑聞也不悟至

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
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奪

故心無分別有不自得坐忘之謂也疏蕩蕩乎

同暗惑者也易之容默默然無知之貌第三聞之體悟玄理之故蕩

蕩而無偏默然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天徽之以天行之以礼義

建之以泰清由此視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

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
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也死近也奏應徽順也

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礼義五德也太清乃天

曰我云湯湯精神散也默
默曰然也不自得不自安
也為此多所驚駭也

微ハ亦作微
曰義云汝殆其然哉是
之樂而汝聽之百其如
此三變也奏作也微猶
琴微也行之建之動作
從其近也人事也天

理也礼義已有條理也
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
之也平正

道也黃帝既見北門成第三聞樂体悟玄道忘
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於自然也 夫至樂

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
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疏雖復行於礼義之迹而

是第一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表文武倫經疏循

倫理經常也言春復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而
生復咸各表表文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俱當任之

斯至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占以滿天

不奪則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外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

至樂全疏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無聲之

聲執蠶始作吾驚之以雷建用其所以動疏仲春之月

蠶始作吾驚之以雷建用其所以動疏仲春之月

造ハ大節又一本作選
伯ハ以倫友
口義云自四時迭起以下
又ハ用之變化驚動
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末
見飯宿之地也發生文
也亦發地也倫至天序
也四時生殺方物脩序
而生長既感復表循系
也之有文武倫序也琴
有文武倫即此文武之
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
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
清濁之也如此流暢光
華若蟹更將奮而雷
發也之有倫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時終故
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債

道也黃帝既見北門成第三聞樂体悟玄道忘
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於自然也 夫至樂

起所常無極其常或正
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
窮也

曰義云未其取一之地而
未待故曰一不可待也
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曰義云陰陽之和日月之
光亦是和暢光花之意
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
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
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
曰也不主故常言愈出
愈新也滿既滿谷言塞
乎天地之間也塗欲塞
其光明也卻守陰同言
七數也點其聰明也而
守之以神隨万物而為
之用也

既書便又亦雅云 處方
開也明也大也又
作開字也
曰義云其色揮動寬綽
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
守其幽即其鬼不出其
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
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
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
於有窮流於無止欲
慮不知欲致不見欲逐
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
而非有物之意

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謂動靜順
時日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運轉 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
無極 疏 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 以變化為常則 疏 償作
所常者無窮也 疏 也夫

咸表生死更盈起償變化之道理之常 而一不可待汝
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無窮也

故懼也 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 疏 至上之理絕听絕視
之以一故懼然悚听也 疏 不可待之以聲色故

初聞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所謂
然也 疏 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

道 疏 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

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一於變化故 疏 順群
不生故常 疏 生之

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 在谷滿谷在沈滿沈 至樂之
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疏 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谷乃沈悉皆

也 疏 盈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卻守神 其
也 疏 塗塞也卻死也閉心知之孔卻守 以物為量 大制
也 疏 疑寂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兌也

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而 其聲揮綽 揮動也綽寬也同
量終不制割而從已也 疏 聞諸 疏 世留聲之震動其聲

寬 其名高明 則高明也 疏 高如上天明知日月 是故鬼神守其幽
也 疏 人物居其頭明鬼神守其幽昧又得其所

不離 疏 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
其所 疏 紀 不失 紀 三光明耀依分而行綱

紀 不失 紀 三光明耀依分而行綱 吾止之於有窮 當在極 疏 止
其度 疏 紀 上玄必無差忒也

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 流之於無止 往也 疏 流
居之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居之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往也 疏 流
居之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聞然然也疏夫至樂者真

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瞻使化來儼然立於四

望而不見道非形質故逐追不能逮也疏夫至樂者真

之道弘敞無疏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体立志弘敞接

物無偏包容萬物疏弘敞虛容

與虛空而同德倚於椅梧而吟為也疏志知絕慮

故形同椅木心若死灰道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

遙無為且吟且詠也言物之知力疏夫目知所見蓋有

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各有所齊恨疏涯限所以稱窮力

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限

窮故吾盡知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逐見

各此覆前予欲形形之等文也形形之等文也

慮之等文也形形之等文也

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疏夫形之虛空則與虛空

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疏而等量委迤任性順萬

境而無心所謂隨體黜聰離形去知者也只為吾又矣

委迤任性故悚懼之情息息此解第二聞樂也吾又矣

之以無忌之聲意既息矣乃復疏再聞至樂任性委蛇

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矣無忌之聲斯則以

無遺念故郭注云意既息矣乃復無忌此其至者也此

口義云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以養生者如万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迫逐也林樂林然而

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察力以幸與因昏而不可閱變動而無方所

口義云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特立於泰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至之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况女子女推如此故地所以息也

委人自得良於危友徐如字配以支友

口義云無忌不已也

林樂而無形

疏夫叢林地

隨叢林之出色也

疏夫叢林地

出也同風物之動吹

疏夫叢林地

以奏此咸也之樂者方欲調造

疏夫叢林地

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疏夫叢林地

故若混以養生

疏夫叢林地

調之以自然之命

疏夫叢林地

是第二

疏夫叢林地

矣也

疏夫叢林地

為也皆自然耳

疏夫叢林地

混然無係

疏夫叢林地

疏

疏夫叢林地

也生

疏夫叢林地

至樂者適而已適

疏夫叢林地

疏

疏夫叢林地

疏

疏夫叢林地

口義云前言懼息感未見其意到既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不妙蓋言人之秉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外崇本委之意念而道是欲罷不能之時感而愚是意識作亡用不行之時看此二節便以樞家作用其間說余魚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說其言而已

口義云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篠丈人楚在接輿長沮桀溺皆是一種人勿狗結早為狗以解厭也然時節用已而存之

口義云篋筐也管箴又本又作篋行延蓋又李云箴也盛狗之物也司馬合也

江云案方音云江淮頭楚之間謂之菴

口義云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也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八眼為菴也司馬云厭也

莊子外篇天運

聲故听之不聞大蒙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意聽之亦不可以耳根兼接是故体茲樂也者始於懼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感也
懼故崇懼然悚听故是疏以下重釋三矣三听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
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釋是故槁崇之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道亦稱再之後情意稍悟故懼心息退其迹道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疏最後聞樂蓋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聞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白

通商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可耶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言仲尼毅哲明敏才智可惜先王之聖迹孰荒嗟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困窮顏淵曰何也疏問窮之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

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疏此下壁豆訓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

第三桔槔第四相梨第五猿狙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行笥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篋笥之器覆以文繡之中致齊絮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度其楅杜責之如是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藉者取而繫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中以文繡遊虛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

莊子外篇天運

十

口義云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

口義云俯仰隨人而無所空也即無方亦物之喻也

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疏

此合論也疏來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

魯地異何勞而無功

時移世異札亦宜變故曰物而疏方猶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物而不窮者也

傳轉也言夫子執先主之迹行襄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子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史栝榲者乎引之

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

罪於人疏栝榲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俯下捨放之則

夫人能處己其故丈三皇五帝之札義法度不於於同

義亦然也矣

而於於治

期於合時且疏矜羨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

遠機不治以定不

貴鑽今以同古故譬三皇五帝之札義法度其猶相

梨橘柚邪其味相及而皆可於口疏

夫相梨橘柚其苦味殊至於噉嚼而

皆可於口譬三皇五帝堯淳

異世至於為政咸適機宜也故札義法度者應時而變

者也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疏帝王之迹蓋無常執留豈得膠柱刻

船居今行古也

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

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

也疏

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猿狡獸論澆競之時是以札服雖華猿狙不以為美聖迹乃實未

口義云以古之札糸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獲狙而衣以人之服也不以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說飾聖賢以多如此下字周公制札有見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貽疑足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

大而學西施之曠々之
所以羨者必有西施而
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
古人而後可而才于言
夫子也此段凡六壁其節
節皆好爲文章莫如於壁
王雁軒通晉書云平生愛
彼夕譬喻不得後思量
得皆是前人已用了處
莊子一各譬喻鬼伴件
奇特

代不以爲尊故毀衣服猿狙始慳
其心充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

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疏 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曠眉苦之而
端正之人体多宜使目其曠蹙更益其羨是以閭里

見之彌加愛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曠倍增其
陋故富者惡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効物其義

例然削迹伐樹皆學曠之過也彼知曠美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義當其

時而用之西施也時 疏 所以猶所由也曠之所以羨者
過而不弃則醜人也 疏 由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

羨曠之麗雅而不知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 總會後文
再西施之妹好也 結成先言

江云布音員馬云子
陳國相入和今屬昔野
沛相近

窮之事迹章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

見老聃疏 仲尼雖頌徒三千號素王而威行五德未聞
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

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

乎孔子曰未得也疏 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
道不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比

也 老子曰惡乎求之哉疏 問於何處 曰吾求之於度數

五年而未得也疏 數算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本于
每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

數故未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疏 更問求道
用何方法 曰吾求

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窮孔老以 疏 十二年陰
明絕學之義也 陽之一周

曰義云度數禮糸也陰陽
之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
初無義理但日精粗求之
久而未得尔

口義云自道而可缺以下四句之得源妙即是道不可傳乃知此空出這般言語

口義云中無主而不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宜有所開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也欲解之不佳也外無正者無所管正也今權家所謂師說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所證則可以自行非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分中外其要只要自得也言中出出者不受於外此謂教人者我之言我自中出而汝不自受吾言與言終日不逮已受者也汝不自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也聞其言亦無得也如師說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於汝無得則但以聖人為德聖人莫不隱也至子以我為德也

平公便此意此意此四句微自精微須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它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它也
江云尹文子云各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是也三曰况謂之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

口義云名不可多取此說儒者好名也趨蘆葦屋也仁義不可久也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觀有迹迹可見則猶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

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可缺則人莫不猷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存不自不化是以不進猷於君親豈得正口於子弟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詒孔老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二聖以明玄中之玄也
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也說亦不能止在胸懷故知無他由也
不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已者未嘗通也疏亦無能正於已者故不

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無迹顯教也良由物能出耳疏感聖故聖人顯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由外入者假學以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至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疏不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宜在中心若使素無受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
各公器也
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疏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各有二種一是余物二是不可多取
矯飾多取者也多取疏夫令譽令名天下共用必其多義而天下亂也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竟斯起也不義先主之遠廬也
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

口義云假道記宿不可
久也適則化之意

口義云苟簡苟且也言
隨時而不着相也

簡、司馬本作問分也

養六以政友注同

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
而過去則宜若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
責多疏 遠廬逆旅傳舍也觀見也亦久也夫遠廬客舍
矣 且不可久停仁義札智用訖且廢客停久疲繫生
聖迹留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隨時而變
無常迹也 **以遊**

逍遙之墟 古之真人和光降迹返機而行博愛應物
而用裁非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轉

時遊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 **食於苟簡**
恒逍遙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為之境

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苟粗也簡畧也貸施與也知止
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

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 **逍遙無為也** 有為則
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苟簡易**

養也 且從其簡 **疏** 只為逍遙累盡故能無為恬淡苟
故易養也 **簡** 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 **不**

口義云不貸者猶令
人言不折本也易米易

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
於我也采真米取真實

口義云此即是貧夫綢
財列士論各夸者死權
之意標之而患失則恐
慄念之而迷亦則自悲
三者皆自然

口義云無所金者略無
所見關視也所不休迷
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
不亡及視其迷此五雀其
魄之人也天之戮民三皇

貸無出也 不貸者不損 **疏** 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
已以為物也 **疏** 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 **古者**

謂是采真之遊 遊而任之斯真采也 **疏** 古者聖人行苟
采真實而無假偽道 **疏** 直采則色不偽也 **疏** 簡等法謂是神

遙任適而隨化教游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

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天下之未有以所非
自累者而各汲命於

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 **疏** 夫是富非貧貧於財者豈能
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 讓名讓位是顯非隱滯於榮

利者何能讓人名譽親愛權勢於物者何能與人
之柄柄權也唯厭穢風塵膾燥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舍之悲者操之 **疏** 操執權柄恐失
不能不慄也 **疏** 所以戰慄捨去

威力哀去 **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罰之以此苦也

口義云君臣之間曰諫師
友之間曰教有此世則
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
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
者方已用之猶大變順
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
也故曰適造化而無所
相則在哉若正而後可
以正物我未已無心而
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
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
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
天之嘯民便是天門之
意

湮上音回李孟帶也郭
音煙又鳥節及司馬本
作甄疑也簡文作
天門 仁云說云夫道也

如 立言亦作蘇
通昔 仁云昔 夜
口義云嗜嗜屬昧目臨說
逆心之論也昔夕也左傳
居則備一昔之備
口義云嗜嗜毒之狀也
言自苦也情吾心逆吾
心也亂莫大焉言言亂
住也
口義云放風順化也順化
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於
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
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
行執作而立又何待教之
乎三建路鼓于寢門建
鼓吉所建之鼓也按時天
下之人而教之猶頁矣鼓
而求亡子也傑然自言向
傑 居竭反又居竭反

莊子外篇齊物論

五十五

也 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 疏 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暗

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唯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 闕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 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

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疏 夫惡敵必殺恩惠須償 分內自取分外與作臣

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 以殺戮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用之也 唯循大變無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大

門弗開矣 守故不變 疏 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人理 則失正矣 疏 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

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變合於天理故曰正者正也 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掩而弗開天門心也 子

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嗜屬則通昔不寢矣 外物加之雖余 而傷性已大矣 疏 尼

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能 辨東西蚊虻嗜屬屬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為

害心巨况乎仁非天理義不學性捨已効化喪其 本性其為害也豈昧自嗜屬而已哉嗜嗜數也 夫仁

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尚之以加 其性故亂 疏 於蚊虻憤憤

吾心令人煩惱擾亂物性莫 天於此本亦作憤字者不審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邪 全

而仁 吾子亦放風而動愆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 自立而康之斯易

持易行 疏 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朴之性者莫若 之道也 疏 絕仁弃義則又真我極也仲尼亦且放無為

之風放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能立 不測之神功亦有作彼方往及放依也 又奚待然若

鴝，本又作鶴胡洽友
口我云鴝之白鳥之黑自
然而然不待俗之黔之
此二禽最佳黔況染黑白
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
一質無美無惡不道到
弁
黔，巨雀又又其金八黑
也

曰義云以名譽而觀示
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
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
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
也魚之响濡其已死何
若外之江湖則相忘於
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備
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
亦相忘矣
相濡如王如喻三及

口義云類讓也合而成
財渾然者也散而成
章燦然者也竟在天
地之間可見而不可
見故有散合之喻兼
乎雲氣在造化之上
也春乎陰陽言以天
地之道自承也贊合

負建鼓而來亡于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越道德之鄉其

疏建擊條然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越道德之鄉何異乎

而道德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于遠仁義彰

夫鴝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已足黑白自然各

之朴不足以爲弁俱自然耳疏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

所以論勝負亦言弁變也黑無所偏尚疏也弁者別其勝負也夫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疏此物結前文有仁義之

以相濡撲散淳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

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

濡未方於仁義以此格孔子見老聃歸三月不談疏

量故不同日而語矣孔子見老聃歸三月不談疏

方外太聖變化無常不弟子問曰天子見老聃亦將何

可測量故無所譚說也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月不譚說

規哉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

聃能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况至人隱顯無定故本

變化合而成妙昧妙昧者窈冥迹散而起文章文章

爛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目御無疏言至人乘雲

氣而無心順

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陰陽而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疏言合也

養物也定口開不合復何容詳切友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居而龍

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

龍神之變其語也如雷霆之見振盪其熱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奪發機動同一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

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開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疏賜子

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老聃方將偃堂

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疏偃堂也

口義云以孔子之舌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修謁也偃室於堂上而自偃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旨甚微也

老子自得從容故臨堂教誨物感斯應微發其言予年衰邁何以教戒我乎子貢曰文王

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罪

聖人如何哉疏堯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

乃排三王為非聖有何意自可得聞乎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

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疏

堯舜二人既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代桀而用兵文王拘紂

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

語莫極及下同

江云作三王注云三王本
三皇依註作王是也餘
皆作三皇

子貢問三王帝老子之
答及三皇也但曰義作三
王疏之齟齬也

曰義云黃帝之治順乎
自然自此以下一節前篇
亦亦屢有此意於此又
添出教句頗奇特則服
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
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
言古無服而今制札也
殺所戒及降也注同

曰義云古人十月四而生
兩月而後言十月而生五
月而言謂早也

後
曰義云誰問也未幾殺
提而早能開人為誰矣
始早也誰誰誰何也後
民心更變於古也人有
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夫
有順少用兵為順事也
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
以為罪法禁詳矣當此
時也

曰義云人皆自為種類
觀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其
耳其後如有倫言其親如
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
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
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
言哉其理不容說也札
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
意但莊子得得大甚

次二皇五帝之治天下疏
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
帝必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
天下之治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
列在下文

而民不非也
若非之則強哭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

世俗不非必也非
之則強哭者衆堯帝之治天下使民心親長有為其

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殺降也言親疏五帝行德不及
疏有降殺三皇使父子兄

弟更相親愛為降殺之服以
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幾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竟民

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教之速也疏舜是五帝之
速也未其俗漸澆

撲散淳離民心淳竟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子五月能
言古者懷孕之婦十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

澆淳既革故與不至乎孩而始誰
誰者別人之意也未
孩已擇人言其竟

舌之乖異也
教速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
則人始有天矣不能同
成也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心竟於親疏故疏
分別既甚不終天年
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

民心變入有心而兵有順
此言兵有順則天
下已有不順故也疏去道既

日興遂使蠢介之民好為禍變廢無為之迹興有為之
心賞善罰惡以此為化而禹懷慈愛猶解立享兵刃所

加必順
天道也殺盜非殺
順也故非殺疏盜賊有罪理合其
誅順乎素秋雖殺

非殺此則兵
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不能太齊萬物而人
人自別斯人自為種

有順義也
也兼百代之泥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
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

駭ハ胡指反 儒墨天下之者悉似

且義三皇之知亦猶天 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 皇而抑五帝到此又短 皇焉一皇即蜂類也 其尾存壽鮮火也規來也 小獸之求不過鮮火規來 規之類言此等智巧甚 為壽也亦如此小蟲小獸 而已言說侮而卑抑之 言言也亦如此小蟲小獸

江云至許竭及或救邊及 或云依字上當作五 作蠍通俗文云長尾為 五短尾為蠍 云鮮規之獸李云鮮 規明類一云小蟲也一 云小獸也

亂夫荒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為種見不能太齊 疏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是非

禹之還也故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此乃百疏 此總代之弊 論三

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宗堯舜以飾非墨導 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竟起九流爭鶩後代之弊實此 之由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

也但至理之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見興活風大行 弊至於此疏 以女為婦乖禮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

興故有倫理及其何言哉 弊生於理故 疏從理生教遂 未也例同斯弊也 無所復言疏 至於此世荒

俗薄何可稍言論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各自治 主發憤而傷歎也疏 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

之而亂莫甚焉 故也疏 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

甚焉弊亂之狀 二皇之知上停日月之明下映山川之

列在下丈 精中隨四時之施 疏悖逆也睽乖離也隨廢壞也施澤

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 離岳貢為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為之愆叙 其知

潛於厲厲之尾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 而猶

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疏 潛毒也厲厲尾端

言三皇之智損益蒼生其為毒也甚於厲厲是故細小 蟲獸皆遭擾動光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

可毒害既多于貢 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

深可嗟愧也五帝 耳今又見老子通數五帝 疏楚楚驚悚貌也子貢

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疏 欲救三王同五帝今

曰義云礼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其名也恐問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說者孰知其典故也鈎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英故也右述得其迹而不殞則有得其履亦猶精相之喻也

用老子無所用取也

江云鵬五歷又三倉云鵬也司馬云鳥子也風化小司馬云相得風氣而化也又云相視而成陰陽

鳴於上風於下風謂在上在下風也黃帝頌下風而行却与此同此風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万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蟻蟻之於蟻蟻則非類而以化化此則以相視而化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遠也鳥鵲蟻交尾也前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腰峰也

孺如喻多子乎乳而本亦依傳音而又有付者花蜂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蠶視使似已也穿即詩所謂蠶蛉有子果蠶負也

見老子詞調高邈排擯五帝損斥三皇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疑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孔子謂

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妍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

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豈

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今子之所言猶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况今之人事則以自

疏此疏不可用夫白鵲相視睨子不連而風化蟲雄鳴於上

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俱不存合而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

不離故乃有迷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感而風化之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者無自而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自丘得之矣

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各物之自然疏鵲居巢內交

息在水中傳沫而為北牡蜂取桑虫視為已子有弟而

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兄啼言人之性念長疏有弟而兄共愛捨長幼故啼

而視幼故啼也疏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

論語集注卷之四

三十一

此類皆自不可不知不與
章化為人者言知人而
未知天不巨与造化爲
一也此章以造化生庄
之理喻自然之道蓋
謂儒者所學皆有所爲
之爲而非無爲之爲
無爲之爲則与造化同
功也佛浮所言胎生如
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
於此其意却欲入知此
身自無而有与万物皆
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
之心又与于此不同也

物我無累言人性
捨長規幼故啼也
安能化人
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自可在得

之也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